

青未了·连载



央视新锐主播芮成钢10年非常媒体生涯

10

《虚实之间》

◆作者:芮成钢◆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特权是一种落后的象征

芮成钢是目前央视最有影响力的新锐主播——合肥市高考状元,11年亲历达沃斯,第一个登上《纽约时报》商业版的中国人,西方媒体眼中的青年意见领袖,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者,耶鲁大学最年轻的“世界学者”……这是一个34岁年轻人少有的经历。

在书中芮成钢与读者分享自己的成长经验,分享自己对东西方文化、友邦邦交的理解,分享自己与陆克文、基辛格、奥巴马、布什等人独特的交往历程。

以我个人对红酒的体验,三百多元一瓶的红酒已经非常好,七八百元一瓶的酒从口感上说就足以跟名酒媲美,除非是极有经验的人。如果市价到了两三千元,就真的称得上是“奢侈品”了。

如此看来,拉菲的妙处其实不在色香味,而在于它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“一般等价物”的功能。正所谓“喝的不买,买的不喝”,求人办事送一瓶,招待客户开一瓶,宴请领导来一瓶。拉菲和拉菲还不一样,请大领导喝大拉菲,请小领导喝小拉菲,请山寨领导喝山寨拉菲——级别待遇清清楚楚。

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:哥喝的不是拉菲,是面子。原本费多少口舌都说不清楚的景仰之情,一瓶酒就说清楚了,这么好的东

西,不火才怪。一次有个朋友送我两张故宫午门广场的“三高”演唱会门票,告诉我是VIP,我很兴奋地带着母亲去了,自认为很有面子,但是我的位置其实离舞台很远很远,只能从大屏幕上看看。我抱怨说这是哪门子VIP,位置太差,朋友说那些更好的位置叫做VVIP。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人叫VVIP(Very Very Important People)。

每当我到首都机场,就感觉中国的VIP特别多,各航空公司都有自己的VIP休息室,高规格银行卡持有者也有专门的休憩场所,一些不便在公共场合露面的人士还有隐秘性极佳的贵宾通道,安检、登机都是独立体系。

顺便说,VIP的弟弟VP(Vice President)在中国也很牛,它的原意所指甚为广泛,可以是副总统、集团副总裁,也可以是小小的中层干部。但是译为

中文,就成了“全球副总裁”,不知“全球”二字从何而来。而多了这两个字,确实便于忽悠,可有效被误解为某大公司全球二把手或全球管理层成员。事实上,VP并非行政职务,只代表此人在公司里的级别,大型跨国公司常有好几百个VP,有些没有实权的VP,连秘书都要几人共用,或者本人干的就是高级秘书的活儿。所以我的一位好朋友——德意志银行某VP曾经自嘲:“我就是个‘微屁’,连‘屁’都不是。”

相比之下美国人不那么迷信VP,也没有那么多VIP。我有两次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邂逅基辛格,都是在平常旅客休息室里。穿西装配运动鞋的老头儿带着一名保镖坐在里面等候航班,和普通头人没什么两样。但是当他抵达首都机场,我敢打赌,中方工作人员一定会安排他走“要客通道”。

有人说辛亥革命革了我们头上的辫子,却至今未能革掉我们思想深处的辫子。中国人喜欢将人将事分出个三六九等,仿佛不这么做不足以求证人生的意义。所以中国人讲究“待遇”,外界给予的待遇高低与否,直接决定了个人的自我认知。VIP就是一种待遇,一种催生自我崇拜和自我欣赏的迷魂药。再清醒的人,在中国“潜文化”的熏陶下,也难免会在意这些细节。

美国也讲究待遇,但未必都是出于面子的考虑。

美国政府部级以上官员出勤常常是政府公务机随行。就连不那么具有战略意义的劳工部,部长赵小兰女士到央视接受我的专访,也要带上浩浩荡荡的车队,众保镖持微型冲锋枪严阵以待,排场比中国部长大得多。

更不用说美国总统。我也是最近才从我干儿子他爹韩磊那儿知道,声名赫赫的“空军一号”

其实是两架一模一样的波音747,尾号SAM 28000和SAM 29000,每次同时或先后起飞,其中一架备用。奥巴马带家人度假,花掉纳税人500万美金。相关外交人员对我透露,2011年拜登出访中国,动用了120多架次政府专机运送物资,包括卫生纸、矿泉水,以及和他本人血型匹配的血浆。

夸张吗?非常夸张。但是一旦他们不再担任总统、副总统、部长,这些待遇就都没有了,他们又做回一名普通人。卸任后的总统可终生享受政府出资配备的几名保镖,当过战时总统的保镖会更多一些,因为他们在任时为了国家的安全与“恐怖分子”结了梁子,其余,多数费用自理。

在中国,一定级别以上的官员所享受的“终生制”待遇,却是很大一笔隐性收入。假如卸任前后的待遇如此天壤之别,恐怕人们想当官的热情要大打折扣。

今宵一谜

□千里一别又相逢(字) 王进德

□昨日谜面 “一闪一闪‘亮晶晶’” 谜底 星二代

01

《后宫·甄嬛传》

◆作者:流潋紫◆出版社:中国华侨出版社

乌拉那拉氏后人

本书是热播电视剧《后宫·甄嬛传》续篇。后宫之中,权位高低一向与皇帝的恩宠挂钩。四爷弘历登基,后宫权势大变。乌拉那拉氏的身份曾经为侧福晋青樱带来无上的荣耀与地位,如今却让她如芒在背。为求自保,青樱向太后求了新的名字“如懿”。如懿,如懿,寓意“美好安静”,然而一个“忍”字,是否真的可以平息后宫内无处不在的波谲云诡……



热播电视剧《后宫·甄嬛传》续篇 一部后宫女人的生存史

云板声连叩不断,哀声四起,仿若云雷闷闷盘旋在头顶,叫人窒闷而敬畏。

国有大丧,天下知。青樱俯身于众人之间,叩首,起身,俯身,叩首,眼中的泪麻木地流着,仿若永不干涸的泉水,却没有一滴,是真真正正发自内心的悲恸。

对于金棺中这个人,他是生是死,实在引不起青樱过多的悲喜。他,不过是自己夫君的父亲,王朝的先帝,甚至,遗弃了自己表姑母的男人。

忽然,前头有侍女低声惊呼起来:“主子娘娘晕过去了!”

青樱跪在前头,立时膝行上前,跟着扶住晕过去的富察氏。与她平起平坐的高希月也跟着上来,惶急道:“主子娘娘跪了一夜,怕是累着了。快去通报皇上和太后。”

这个时候,太后和皇上都已疲乏,早在别宫安置了。青樱看了希月一眼,朗声向众人道:“主子娘娘伤心过度,快扶去偏殿休息。素心,你是伺候主子娘娘的人,你去通报一声,说这边有咱们伺候就是了,不必请皇上和太后两宫再漏夜赶来。”

希月横了青樱一眼。青樱亦懒得和她争辩,先扶住了富察氏,等着眼明手快的小太监抬了软轿来,一齐拥着富察氏进了偏殿。

希月意欲跟进伺候,青樱身姿一晃,侧身拦住,轻声道:“这里不能没有人主持,太后和太妃们都去歇息了,主子娘娘和我进去,姐姐就是位分最高的侧福晋。”

希月眼眸如波,朝着青樱浅浅一漾,温柔的眼眸中闪过一丝不驯。

青樱转到偏殿中,素心和莲心已经将富察氏扶到榻上躺着,一边一个替富察氏擦着脸扑着扇子。青樱吩咐自己的侍女,“蕊心,太医已经去请了吧?”

蕊心连忙答应:“是。已经打发人悄悄去请了。”

素心闻言,不觉双眉微挑,问道:

“主子娘娘身子不适,怎么请个太医还要鬼鬼祟祟的?”

蕊心侧身在素心身边,温和而不失分寸:“方才月福晋说,主子娘娘是累着了才晕倒的……”

富察氏已经悠悠醒来,轻嗽着道:“糊涂!”

青樱恭声道:“主子娘娘醒了。”

富察氏笑笑:“主子娘娘?这个称呼只有皇后才受得起,皇上还未行册封礼,这个称呼是不是太早了?”

青樱不卑不亢:“主子娘娘明鉴。皇上已在先帝灵前登基,虽未正式册封皇后,可主子娘娘是皇上结发,自然是名正言顺的皇后。如今再称福晋不妥,直呼皇后却也没有旨意,只好折中先唤了主子娘娘。”青樱见富察氏只是不做声,便行了大礼,“主子娘娘万福金安。”

富察氏凝神片刻,温和道:“起来吧。”又问,“素心,是月福晋在外头看着吧?”

素心忙道:“是。”

富察氏扫了殿中一眼,叹了口气:“是青福晋安排的吧?果然事事妥帖。”她见素心有些不服,看向青樱道,“你做得甚好,月福晋说我累了……唉,我累为后宫命妇表率,怎可在众人面前累晕了?只怕那些爱兴风作浪的小人,要在后头嚼舌根说我托懒不敬先帝呢。来日太后和皇上面前,我怎么担待得起?”

富察氏目光在青樱身上悠悠一荡,似赞非赞:“到底是乌拉那拉氏的后人,细密周到。”

青樱隐隐猜到富察氏所指,只觉得后背一凉,越发不敢多言。

二人正沉默着,外头击掌声连绵响起,正是皇帝进来前侍从通报的暗号。

果然皇帝先进来了。富察氏气息一弱,低低唤道:“皇上……”

青樱行礼:“皇上万福金安。”

皇帝也不看她,只抬了抬手,随口道:“起来吧。”

《红色账簿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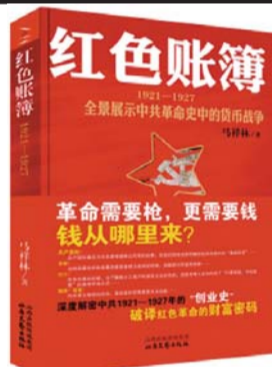
◆作者:马祥林◆出版社:北岳文艺出版社

23

毛泽东浏阳遇险

弱小的在野党,如何打败了掌握国家资源的执政党?不拿薪饷的队伍,如何战胜了拿着高福利的正规军?

本书从全新角度来诠释红色历史,作者运用较为通俗的语言,阐述革命与经济相互之间的联系。全书运用财富与经济的视角,对我党从1921年到1927年的革命历程进行了纪实性的叙述,展示了真实的货币与战争之间那些曲折动人的故事。



革命需要枪,更需要钱,钱从哪里来

潘心源跑的是大路,很快被团丁捉住押送张坊团防局。到了团防局,潘心源一开口便大骂团丁是土匪抢劫,团总听他是本地口音,风度潇洒谈吐不凡,又称自己与浏阳当地的社会名流有交(这倒不假),并不为难他,派两名团丁把他送往一百多里之外的浏阳县城。潘心源途中用钱贿赂押送的团丁,趁机脱身,只身返回安源。

跑向小路的毛泽东也没能幸免,被团丁抓住。

至于毛泽东是如何脱险的,说法不一,有各种版本流传。

一说毛泽东往地上撒钱,趁团丁抢钱的时候逃跑了;二说是团总陈甲生得了钱放走了毛泽东,铜鼓当地人持此说法;三说是毛泽东用钱贿赂了团丁,让其暂不追赶。

早期书面描写毛泽东的文章是谢觉哉的《浏阳遇险》。他是这么说的:

……(毛泽东)走到浏阳时,被团防军逮捕了。

押着他们,毛泽东在路上故意装作腿痛,一步一步地拖,落在后面。他掏出一把钱来,对团防军说:“朋友,拿去喝茶吧!”那些人接了钱,他就走。没走几丈远,那些人喊起来,其中有一个人追到他跟前。他只得站住,又给了追的人一些钱,说:“没有了,朋友,再见吧!”等他走到前面岭上,追他的那人才大喊起来:“跑了,跑了!”跟着大队就在他后面追来。

毛泽东急忙走下岭,拐到一条水沟里。他听见追的人喊:“明明看见他向这里跑,怎么不见了?”到处搜寻,只是没有找他躺的那个地方。

人声听不见了,他爬起来,涂了些泥在腿上,装作农民的样子,走上一个高岭。这已经是江西地界了。看见有个打柴的,他对打柴的喊:“喂,下面在打仗。”“什么事打仗呀?”那个人于是走过来交谈起来。

谈到农民协会,打柴的说:“农民协会好,只是不该打菩萨。”毛泽东回答说:“不错,告诉你,我就是农民协会

的委员长,我在农民协会是反对打菩萨的。今天下面喊捉人,就是捉我,朋友,请帮我一把吧!”

打柴的很惊讶:“怎么帮法?”他说,“这是两块钱,一块请你买一双草鞋,一块请你买一点饭,并且请你带路,把我送到江西地界。”打柴的说:“可以,你就在这里等着。”

天快黑时,打柴的来了,拿来草鞋和饭,又从偏僻的小路上把毛泽东同志送到江西地界。毛泽东同志问他姓名,打柴的始终不肯说出,他哪里想到他所救的是一位伟大的人民领袖呢?

不过,这篇文章有点小小的疏漏。

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说法,他的脚确实因为走山路磨破了,并不是假装的。毛泽东的伤是在脚背上,是被草鞋带子磨烂了一个洞,一直到井冈山都没有痊愈。

若干年后毛泽东在跟美国记者斯诺讲述这段经历的时候,对严酷的环境进行了补充说明。那时的白色恐怖到了极点,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人被枪毙,如果被押到团防局,肯定是死路一条。毛泽东打算贿赂押送的团丁高抬贵手,但团丁头目却不允许。于是毛泽东决定设法逃跑,一直到离团防局大约不到一百米的地方,才找到机会。

那么,毛泽东究竟用多少钱贿赂团丁买命呢?

权威的说是七块银元。这对一个农民出身的团丁来说算是不小的诱惑。可见随身带些钱是有好处的,既可以当路费,关键时刻还可以买通关节,只要不是遇到穷凶极恶的人,顶多把钱搜走完事,并不害人性命。

但作为行路的商旅,也不能带太多的金银财宝,如果到了招致对方见财起意,图财害命杀人灭口的程度,反而会身受其害。

毛泽东遇到的农民很是善良,他并没有出卖毛泽东去领赏。

毛泽东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双鞋、一把伞和一些食物,继续赶路。